

太上感應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30
 冊數 1 (1)
 函號 311 255

311-25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刻太上感應篇序

卿備員赳赳念頗慈常雖詰戎講武不忍
恒勝公優之餘習靜署樓進

太上感應篇釋其中

淺草文庫

梓潼帝君警世垂訓六章十戒言善言惡皆
寓勸懲其彰輝凜如也卿逐條捫心省察
寔古昔先民往蹟載諸典墳有可稽者非
如釋氏之盡以幻誘世也乃掩卷潛思人

性惟均有感而思善是謂本初之念不琢
先天之元天自降康有敢而為惡是謂喪
初之慮盡為後習之誤天必降殃必然之
理語有曰福禍惟人自召感應捷於影響
故

帝君撰為此篇遺世是欲人人盡返迷途登
之覺路誘斯世斯民于大道之域也茲於
往事之感應未暇殫述適卿陡於丙辰歲
染以痰火坎墮刀圭無靈計無所之乃望
蒼啓首誓之曰苟得少瘥願捐微俸授劄
劄梓感應篇章百簡以新

帝君救諸一切苦惱真意為通顯編氓悍鷲
者之一勸念激自衷感而遂應於是稍稍
平復竟爾康莊寧非

帝君神力哉

帝君在漢在唐皆至名碩前身後化歷功于

國徧醒群生體雖幻化精靈如在故爾
感應篇什因緣果報不爽毫芒誠救病之
鍼砭進善之藥石也大有補于斯世斯民
卿安敢不序而梓之以為衆生之一助云
是歲丁巳春王穀旦唐王孫朱朝卿薰沐
叩書

太上感應經

凡受持之士先須盥漱焚香嚴整衣冠洗
心滌慮志誠禮念聖號然後調聲正氣字
字句句分明念誦心慕身行自然消災福
集一切祈求無不感應矣

啓白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太音希聲扣之則鳴恭
焚道德真香虔誠上啓供養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

仗此寶香普同供養所啓所願咸賜如言

鄉貫入意 今於某年 月 日恭對聖前

志心看誦

太上感應篇經文皈依佩奉心慕身行俾祈

時和歲豐民安物阜次冀某所求如意所欲

從心仰望大慈俯從丹懇臣無任俟恩之至

稽首皈依無極大道

皈依已後罪滅福增稽首禮謝

無上至真三寶

太上感應篇經傳

梓潼帝君救劫寶章

真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亦嘗嘗民酷

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

孤一心如此聽命于天今勸世人若如此

行天必降之福饒一著添子孫之福壽退

一步免隙駒之易過忍一言免駟馬之難

追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

神霄小吏答雷讚曰

妙哉斯編誠哉斯言謹守行之福佑自天

梓潼帝君說救劫章

真君曰吾道德圓通久證真位茲以劫運可

念遂願救度衆生壬申歲七月七日時西

晉懷帝永嘉六年琅輿羽軒麟車鳳駕金

童玉女神將天兵樂隊旌旗百萬引從侍

衛森列音樂震天蒙

天帝命為太玄無上上德真君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
夭禍福死生貴賤下主十八重地獄輪迴
拜命訖空中大震七聲天旋地轉吾以劔
一指天地停車日月停輪頃刻紫雲上衝
黑氣盤結有二童子以善惡簿進曰寅卯
而後劫運可駭承旨預定善惡敢以簿進
吾閱善簿得忠孝功德陰騭脩行者若干
人閱惡簿得十惡五逆臣民官吏士農工
商僧道雜流為惡若干人吾愍劫運之臨
世人造惡無有窮已今遣十惡天魔三百
萬飛天神王三百萬神兵將一千六百
萬以吾道雷神主之收取惡人用充劫運
罪罰不遠深可哀憐吾今為度脫衆生私
露天機略具惡簿中曾有功過者以為生

人警戒今勸世人每日侵晨持誦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四位聖

號朔望誦救劫寶章并

太上感應篇一遍以消罪愆先當遵以六章

脩行庶持念聖號靈篇得以感應如此則

自然福祿無量子孫榮昌金車入門仕宦

卿相若不遵此六章脩行徒口誦經欲免

罪愆名曰瀆天其罪尤重愈不可解吾今

降此經流傳於世

七曲帝君亦屢頒降所在以三千神兵衛之

其有讀誦此經而不信受與前信受後有

悔心者仰飛天大神即時收取以充劫數

如有秘藏者不傳此經其罪維均各宜省

悟

天下通行警戒章第一

真君曰哀哉今世之人子不孝於親弟不恭於兄下不順於上婦逆於舅姑弟不凌師長士虧實行官恣貪農趨末作工競浮華僧道誑俗自毀真教罪罰不遠深可哀憐各宜遵吾警戒勇猛脩行以逃劫運天下通行警戒章第二

真君曰人之立身以孝為本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尺上奏天遣飛天大神每日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婿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
茂州黎瓊棄父貪淫酒色三年淹母殯者五載被雷火焚之

徽州李氏女名善喻適葉廷贊長子年十八侍奉舅姑極孝家貧已雖饑寒凡飲食不敢嘗啖以奉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自為祈天願為身代舅姑適遇

三官巡察空中聞之奏聞

玉帝勅旨加其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十萬

註名祿籍二子賜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啓忽見廳上金玉滿堂變易果得錢八十萬其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嘗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為雷火焚燒即善惡之報昭然可畏天下通行士行章第三

真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今人衣冠紛紛日讀其書恃其文章而行已法度孝行陰功略不加意或兄弟分爭或宗族相毀或夫妻反目或父子憎嫌

或倚恃富勢而欺凌小民或矜恃才能而欺侮前輩或口念佛而薄於父母或貌敬天地而中萌欺詐或教人公訟而破人家產或巧妄言語而助人之過或破人婚姻或誹謗同類或播人是非或埋藏陰毒此等罪犯難可解雪倘若回心庶幾免咎衢州范元之素貧盛暑江浴拾得金銀壹袋於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有人失此自經於溝壑枉喪性命翌日父子携於岸待之果見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此失之元之即以繫還婦分與不受即回鄉里多薄之謂其不能經營生理空自受貧元之笑而不答次年父子登第至今十二世為二千石

廬州李挺先才高自為第一以兄弟參商

好毀人婚姻發人私密遂降其籍

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以捧鄉書家極貧閉戶讀書鄰家極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理法不容天地神鬼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舉登第三子皆登第見聞者各宜悛戒

天下應世日用章第四

真君曰士之居官以忠為先今世大異上而

皇天震怒何况侵民膏血自肥一家扼民嚙

喉自謀進取不公不法不仁不義決一勝於目前結無窮之冤業劫數來時福力盡處果報昭彰若速悔心循可免戾故顯宦子弟多不振勢位名宦之家多破殘上天之報昭然人苦不自覺矣葉知遠知風谷

縣壽限當終其春首知遠之子與一巨室
同謀私受財疾入人罪誣以劫掠其勢熾
炎罪及千家知遠覺其情奔其子申於朝
力為明辨遂免千家之罪城隍申奏知遠
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皆榮顯然
則善簿所記存心如知遠者有何人知遠
若私其子以害民必自受責其禍當何如
今遣童子三百萬巡察四方官吏善惡各
行果報

天下通行道釋章第六

真君曰僧道出家名為離業垢今世可駭纒
入道場逆科施利之多少加減法事或醉
酒飽肉或畜妻私察穢德彰聞有負上聖
救世之心如此等類歷劫不赦

通州海門縣景覺之有子名佛孫九歲出
家法名祖惠二十八為長老監稱禪師而

不明本性罪惡又多其伯景明之有女名
蓮真年十八出適與其夫失歡而回父家
僧祖惠出入伯處時或寓宿與蓮真通淫
其伯以一家無間初不知覺僅及兩月司
命大怒徑奏上蒼適遇雷公奏事奉命碎
祖惠之尸首於通衢拷其魂於酆都地獄
萬劫受罪不赦晝夜以雷火三燒蓮真三
焚之不全死大書其背曰亂倫怪獸求生
不得求死不得如是三年方令入陰獄受
罪配入禽獸道明之夫妻以閨門不肅各
減一紀惡疾而終蓮真之姑中間知覺私
受一百貫大風剗其目殲其鼻日夕自稱
曰我黨同亂倫怪獸使我至此仰藍土地
以失申奏亦拘地府日受鞭笞責以重罰
黑氣二十四道其中一道是僧道淫穢孽
瀆上真爭一道是世人殺所生男女冤氣

衝天其他皆罪惡所積今通都大邑有敗
禮之家或至親或宗黨既出家者往來私
家男女雜還無間不知僧道壞俗俗壞僧
道亂及上天人倫背至真教法天地震怒
罪入惡籍侮戲三教如此等罪何時可懺
耶今遣飛天大聖統御鬼魔四十萬以雷
公主之巡行四方日夕申奏如有亂教法
者仰雷公便宜行事夫道與佛初無負人
而人自負之壬申歲世人以誦經脩行證
道果佛果者七千人蓋自清心寡欲先脩
人事不犯大倫積德累功諸惡不作然後
得此今勸世人若能遵此六章行之乃可
免禍而得福昔吾所言天條不赦
真君曰混沌未判吾統天地之道自太極

分吾與大道俱顯吾上則贊天行化下則
濟度萬民故證斯果吾統天地人何神不
攝何事不核何物不佑何罪不罰何祈不
應何劫不定吾哀世人造惡不已或心邪
或口誑或論人或自作書則不作夜以繼
之今大劫可駭不生悔心不覺不知流浪
苦海生而害身滅家死後萬劫受罪作禽
獸身昏昏默默永無出期深為可悲人家
各宜書寫此經一帙日夕瞻視依此六章
脩行然後誦
玉帝聖號及感應篇行之二年萬罪消滅行
之四年百福皆集行之七年子孫賢明榮
登科第行之十年壽命延長行之十五年
萬事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為卿相行之
三十年註名仙籍行之五十年天神恭敬
名列仙班不依此六章加意脩行或作或
輟今日行明日廢人事既乖心田日暗雖
尸誦經而其心不悟是為瀆天罪不容赦

欽哉一違吾言斷不容恕

奉行此篇靈驗記

昔峩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此篇焚香誓行數十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聞哭聲

太上感應篇真樂善者宜速放還已而遂甦遂寧府周堯因獲此篇日逐觀閱又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

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監綬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箠被驅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畫星官像呼箠諭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以汝欽奉

太上感應篇為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

然聞而回心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槩追至已改註壽祿籍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箠既出一吏戒曰汝還陽間更宜將感應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豐洽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可求男嗣添注壽祿富貴之籍富貴之士可得神仙箠因醒以其事警世○夔州推司楊旬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每效周堯行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棄嬰孩

倩人看養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團二每冬十一月初三日為始收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來年十一月初三日已滿一千令其自便求趨三普施

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急無力
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
其適人六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
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歉之年貴糶賤
糶糧米賑濟貧民人寺觀損壞者為修理
之聖像剝落者為裝飾之梁橋道路溝渠
不通者咸為治焉凡有遠鄉士夫客旅流
落者斟量遠近津助還鄉十居推司凡遇
冤枉必與辯明有子年二十三習科舉業
一日稟父欲入試句曰汝學未充不可當
夜夢曰汝陰隲有感吾特來報汝子將來
必貴若入試須改作揚椿名納卷場中助
子筆句既寤令子作揚椿名納卷果中第
六名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人謂曰今年
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可預留心焉試之
日果如其夢中九十六名及殿試畢唱名

奪天下都魁皆因向平日奉公行善感動
穹蒼之所致也宋張道人天彭人也因慕

道流落嘉眉間誦

太上感應篇化緣度日慶元元年六月雲遊
至雅安有一茶肆日供齋饌令張誦念此
經止能誦其半而未究全篇其月十二日
以疾卧忽因絕見一鬼吏呼之行至一官
府恍若嘉州憲司方入門見饑餓者無數
又過一門有一大庭旗幟羅列鎗戟滿前
一人坐廳上遂問曰爾在生之日誦
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道人竟不敢答
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令還人間更辛
苦百日更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
篇所以至此今還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
人誦念此經可免平生之罪言訖而覺時
學諭宋子正見之道人具言其事復告曰

貧道所見如此乞為作一方便以

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一以願奉念者消災

集福一以贖貧道不讀念全篇之罪乃知

此經為真司所重如此○黃巖縣進士沈

球因內子項氏有娠多病發心刊

太上感應篇作小卷印施使人便於持誦庶

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刊成捧板至門項

氏即產不移時刻母子俱慶○台州仙居

縣王竺有男王淨年四歲加定戊寅三月

廿三日因出閑嬉被祟侵害而死竺情哀

切發心命工刊

太上感應篇印施求亡男再投母胎果蒙感

應已卯春妻有娠三月廿八日夜夢到黃

巖定光觀抱男王淨共轎歸家夢覺胎姪

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生一男取名師

回捨在東嶽行官為道士○簡州進士王

巽於開禧丁卯冬染病甚篤為陰司所攝

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金書大字曰

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陛峻嚴有青衣

道士數輩如以職役於下仰視殿左一碑

高丈餘金書

太上感應篇誦讀敬禮而出復經一所來宛

如官府榜曰速報司方竦然而身已至其

庭矣人亦衆聚有縛繫者有從容者半可

面識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俄聞

呼巽姓名曰

太上聖訓汝既面覩切宜遵奉從此當持法

戒巽聞之釋然而覺其疾頓愈終身崇奉

不怠

太上真人頌曰 太上垂訓感應之篇日誦

一遍滅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祿彌堅行之

一年七祖昇天久行不急壽命延綿天神

二

恭敬名列諸仙

帝君初真十戒西山真文忠公述○一戒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當效節君親推誠萬物○一戒不得陰賊潛謀害物利已當行陰德廣濟羣生○三戒不得殺害舍生以充滋味當行慈惠以及昆虫○四戒不得淫邪敗真穢慢靈氣當守真操使無觸犯○五戒不得欺人成功離人骨肉當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六戒不得讒毀賢良露才揚已當稱人之美善不自伐其功能○七戒不得飲酒過差食肉違禁當調和氣性以務清虛○八戒不得貪求無厭積財不散當行節儉惠恤貧窮○九戒不得交遊非賢居處雜穢當務勝己棲集清虛○十戒不得輕忽言笑舉動非真當持重寡辭以道德為務

玄帝垂訓

凡人在顛沛患難之中善用一言而解釋上資祖考下應兒孫推人與扶

人都是般手陷人與諸人都是般口寧使扶人手莫用陷人口若能依此言前程永固久

玉皇大帝寶誥

太上彌羅無上天妙有玄真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清宮無極無上聖廓落法光明寂寂浩無宗玄範總十方湛寂真常道恢漠大神通穹蒼真老妙圓清淨智慧辨才至道至尊三界師混元祖無為聖主四生慈父高天上聖大慈仁者十號圓滿萬德周身無量度人拔生死苦衆聖之王諸佛之師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舍真體道金闕雲宮九穹曆御萬道無為通明大殿

昊天金闕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玉皇經云 若人誦誦此經

玉皇寶誥與念 玉皇品經功德亦同

梓潼帝君寶誥

不驕帝境玉真慶宮現九十八化之行藏
顯億千萬種之神異飛鸞開化於在在如
意救劫以生生至孝至神功存乎儒道釋
教不驕不樂職盡乎天地水官功德難量
威靈莫測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天輔元
開化主宰司錄職貢舉真君七曲靈應保
德弘仁大帝談經演教消劫行化更生永
命天尊

梓潼帝君垂訓 善惡皆存靈府昭昭不昧
毫釐業如身在中行趾不能逃影世有

不明之事天無不報之條人能巧於機謀
天便巧於報應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侍

父母常加恭敬學事業務在精勤懼公法
自然禍少謹節儉何用求人依本分永無

煩惱行方便世行 昌榮戒心性休生嗔怒
凡作事三思而行 李宰相拜問

帝君曰忍忍忍債主冤家從此盡饒饒饒干
災萬禍一時消不忍不耐便成禍害一切

諸煩惱皆從不忍生每日煩惱思脩道數
度將身要出家一日問君三件事如何身

似白蓮花
帝君曰為官清正強脩道愛老憐貧勝出家
作事不瞞天地眼自然身似白蓮花 中

和湯專治醫所不療一切之疾服之保固
元氣邪氣不侵萬病不生可以久安長世

而無憾也 思無邪 行好事 莫欺心
行方便 守本分 莫嫉妬 除姦詐

務誠實 順天道 知命根 清心寡慾

忍耐 柔順 謙和 知足 廉謹
存仁 節儉 處忠 戒殺 戒暴

戒貪 慎篤 知機 保愛 恬退
守靜 陰騭 右三十味 咀為末用心

火一斤 腎水二碗 燉火煎至五分 連渣不
拘時候 溫服大有保益

梓潼帝君 聰明神咒 九天大帝 身披白衣
日月照耀 乾坤翰隨 有能敬者 昭明如斯

黃老丹元 與念合宜 五神守衛 入聖護持
誦之不輟 萬神赴機 我司大化 光耀生輝

心之茅塞 祛鈍除迷 誦之萬遍 文治瓊瑰
詞源浩浩 筆陣風馳 九天開化 萬章洞微

元皇上帝 律令 勿稽勿違 急急如
梓潼帝君 勸敬字 紙文 士之隸 吾籍者 皆

宣聖拊其背曰 汝何敬重吾字 祇之勤也 恨
汝老矣 無可成就 他日當令 曾參來汝家

及狀元第 此事雖遠 可以為證 予竊怪今
世之人 名為知書 而不能惜 書視釋老之

文非特為 萬鈞之重 其於吾六經之字 有
如鴻毛之輕 或以字紙而裱糊 或以襟屏

或以裹物 或以泥窓 踐踏脚底 或以拭穢
如此之類 蓋不啻覆瓿矣 何釋老之重而

吾道之輕耶 是豈知三教本一而 顧茲分
別耶 况吾自有善惡 二司按察 施行以警

不敬字紙之類 如平生苦學 雞窓一旦 場
屋或以失韻 誤字 例為有司之黜 終不能

一掛名虎榜者 皆神奪其鑒 以示平日不
敬字紙之果報也 諸生甘受此報 恬然不

敬字紙之果報也 諸生甘受此報 恬然不
敬字紙之果報也 諸生甘受此報 恬然不

敬字紙之果報也 諸生甘受此報 恬然不
敬字紙之果報也 諸生甘受此報 恬然不

知覺甚至千子孫不識字舉近因之而害者遠則不足以為戒姑以近者言之且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願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亦百行之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一身顯宦既能顧惜陰報豈無昨因

老君降生之辰

玉帝御太極殿修文郎葛真人等三上表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紙為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投之於水更相告諭相率于家始終不惰者即消災而降之福若不知敬者即奪其福而降之殃

玉帝旨下專委吾遍行飛鸞申明此事已曾

於成都就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曾於資中降報曉諭印施今又降于南安普行

戒諭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愛惜而敬重之此即諸生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責望之

門路也諸生一誠相感吾恐不盡善之以救士風之頹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

六經之文不致為敝雖此即吾之願望也信神者誰為我發若世人見此示諭之文

即當遞相告戒使人敬重字紙則獲無疆福若揭而藏之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

帝君垂訓云

儒門立五典 釋道起三宗 一切聞文字

皆與藏經同 愚痴無見識 多拋糞穢中

墮身千萬劫 永作厠坑虫

惜字一萬延年一紀子貴孫榮綿綿不已

真君曰天下通行日用章第五

姑示一二勸戒

杭州王用先家貲百萬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秤

較量出入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

破散子孫作丐

福州福清縣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

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

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禮傷義是為速禍大

斥紹祖即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

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何元益與趙明丈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

寥落元益易其親與單子文為姻次年父子俱

喪明趙女適士人葉惟先登第三典大郎

階州孫仲可欺奪寡婦之田繼與通姦中年育

聾子孫觀

建州楊進多廣田園百計吞併交易不明至少

子鍾仲不肖三年破散蕩盡拘惡簿

感德篇

三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large, dark ink blot on the right side.

元秀家財四十萬養子四人自餘諸妾所出不
 問男女竝瘞埋之一日夢中見十數輩來追殺
 人賊元秀大驚起兩手足已為牛蹄展轉於床
 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中聞天曹
 王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神誦章始
 母腹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揆以正條
 倍於故殺殺人償命理所當然
 天曹牒下陰府判斷元秀受罪外拘囚地獄在
 生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沒入官府近者四
 方奏牘類此者衆下鄴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
 名字差北方飛天神王統領神兵巡行天下有
 似此者即許便宜施行不待事終赴十獄考較
 真君曰人子不孝自有天條誅戮無罪殺兒是殺
 天下人民也故元秀身墮地獄四子犯刑家財
 沒官且人之殺兒何不節慾乃敢殺人顧今
 世如元秀者何地無之吾觀鄴都城以此受
 罪者不可勝數各宜省悟不可自取天譴若元
 秀永囚地獄萬劫受罪子孫受刑可不悲夫禍

福無門

惟人自召

此章原遺失奉

道弟子王翰卿家歲傳有故出此章補刊
頌行

感德篇

太上感應篇經傳

奉行此篇靈驗記

昔峨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
 此篇焚香誓行數十事。後氣疾昏悶殊絕
 更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聞哭聲
 微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行太上
 感應篇。真樂善者。宜速放還。已而遂甦
 遂寧府周箴。因獲此篇。日逐觀閱。又好與
 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
 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
 下皆立藍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
 押。箠被驅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
 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
 上坐者。如人間畫星官像。呼箠諭曰。汝本
 在餓饑籍中。以汝欽奉太上感應篇。為人

太上感應篇序

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爲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槩追至。已改注壽祿籍。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箎既出一吏戒曰。汝還陽間。更宜將感應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豐洽。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可求男嗣。添注壽祿富貴之籍。富貴之士。可得神仙。箎因醒。以其事。警世。

梓潼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閔人之孤。一心如此。聽命於天。故能久證真位。今勸世人。每日侵晨。持念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四位聖號。誦太上感應篇一遍。以消罪愆。遵以脩行。庶持念聖號靈篇。得以感應。自然福祿無量。子孫榮昌。金寶入門。仕宦卿相。各宜書寫此經一帙。日夕瞻視。依此脩行。禮念玉帝聖號。行之二年。萬罪消滅。行之四年。百福皆集。行之七年。子孫賢明。榮登科第。行之十年。壽命延長。行之十五年。萬事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爲卿相。行之三十年。注名仙籍。行之五十年。天神恭敬。名列仙班。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感應篇經傳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傳曰。一念未起。方寸湛然。有同太虛。何為善惡。及一念纔起。趨向不同。善惡既殊。禍福即異。太上所以為此言也。大抵一念起處。即禍福之門。篇中之言皆是也。昔衛仲達初為館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具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纔如筋小。官色變。索秤稱之。既而小軸乃能壓起。惡錄。官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官曰。不然。但一念不正。此即書之。不待其犯也。曰。然則小軸中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嘗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此諫藁也。仲達曰。某

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官曰。朝廷雖不從。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聽從。則君善力。何止如是。將見乘此而獲度世矣。尚安得而攝君乎。奈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於吏部尚書。嗚呼。仲達之惡。止是空有其念。尚至損盡。合作宰相之福。况本自猥薄。而又多真犯者乎。信乎一念起處。即禍福之門也。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傳曰。善惡之報。以形影言者。謂作善得善。作惡得惡。猶形之必有影也。昔曹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雖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將欲屠之。公獨執為不可。有雙婦。遂州者。彬悉開之。一婦令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舉此二端。餘悉可見。前後全活。可勝言哉。又如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盡屠之。是故彬子瑋。琮。燦。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翰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然則善惡之報。豈不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

人算

天有三官五帝。考校世人罪籍。地有五嶽諸司。紀錄人之善惡。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

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

所謂惡人。天必降之禍。使人貧窮患難。疾病官災。所為不遂。刑害隨之。非吉慶避之。其惡人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是故動輒有咎。故吉人為善。反凶為吉。凶人為不善。反吉為凶也。赤松子中誠經云。人有過犯。皆被本命星辰奏聞上帝。先令司命奪其算紀。授以禍殃。惜人莫悟。浮生短世。膏火相煎。日失一日。彈指便過。脩行者少。迷惑者多。今日以某事減若干算。明日某事減若干算。或奪不已。會有盡時。既死之後。便有三惡險道。在前。或為畜生。或為餓鬼。或墮地獄。皆未可必。孰謂一死便了。更無餘事乎。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三尸在人身中。每至庚申日。與身中七竅上詣天曹。言人罪過。乃其職也。按經所說。脩真之人。先當絕去。一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守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以言其過也。一云。甲寅日。三尸游兩手。當去兩手指甲。甲午日。三尸游兩足。當

去兩足指甲。此名斬三尺。隨所在而去之。內則守心。外則去甲。此脩行之初法也。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竈神號曰司命。司人一家良賤之命。過無隱露。皆得言之。常以月晦上詣天曹。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世人行事。但知取快一時。豈復問家有竈神。而知恐懼脩省乎。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十二年為一紀。百日為一算。天上勅勅諸天諸地。日月星斗。天真大神。將軍使者。天神童子。天地飛仙。三界四司。嶽瀆官屬。執錄包籍。巡行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不輟須臾。若脩善積功。便可延年。若造罪立見減算。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數百事者。即篇中自非義而動。以迄死亦及之。之說是也。欲求長生之人。尤當謹避。必使行已淨如明珠。雖纖塵微翳。亦不可使有也。苟尚有之。未得為無過之人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

道猶大路也。坦平正直。但到好處。即是道也。邪崎小狹。但到險處。即非道也。邪徑。不正之路也。吾儒所謂行不由徑是也。在人之所踐履。踐履不正。自一念起。一念萌動。便有善惡。人所未知。而已獨知之。可不謹乎。一念不正。便當抑之。使正。不至於邪。則

自然事事皆正矣。暗室謂隱僻幽暗之處人所不知不見之地。而能不欺其心。一歸於正耳。昔黃靖國嘉祐間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於某年月日。在華亭楊家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從志力辭不可。李不能強而退。奉上帝勅。聶從志特與延壽一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既而得還。以語從志。從志駭曰。此固有之。然妻子亦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其後子孫果皆登第。又有何澄者。亦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以女病不愈。其妻俞氏召澄看脉。一再見乃引澄于密室耳語。澄曰。妾以良人女病典賣殆盡。願以此身酌藥之直。澄正色曰。娘子何爲出此語。但安心勿憂。當爲療治。苟以此相汚。不惟使其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節。縱免人責。天譴其可逃乎。俞氏慚感而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醫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勅。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未幾東宮得疾。詔談草澤醫。澄一劑遂安。賜官賜錢。宛如其數。自此大富。醫道益振。一公如此。誠亦人所罕能。是以立爲上帝所取。人於闇室。是可欺乎。

積德累功

德者。日新也。功者。日用也。苟能閔閔然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如商賈之營財。今日積其德。明日。又積其功。明日。又累其功。夫所謂天仙。一千三百善行之

只在四年。地仙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第
人自不爲多。至中廢耳。昔竇禹鈞。燕山人。
爲諫議大夫。年三千無子。夢祖父謂之曰。
汝早脩行。緣汝無子。又不壽。禹鈞唯諾。禹
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錢二伯千。
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
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
鈞見而憐之。卽焚券。囑其妻曰。善撫之。旣
筭。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
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
禹鈞像。晨昏祝壽。因元夕於延慶寺階側。
得遺銀二錠。金三十兩。持歸。明日詣寺候
失物者。須臾一人涕泣而至。問之。對曰。父
犯大辟。偏懇親知。貸與金銀。將贖父罪。昨
暮困酒。後至此。失去。父罪不可贖矣。驗實
遂以還之。復加贈遺。同宗外姻有喪不能
舉者。爲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有女
貧不能嫁者。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故
舊相知。雖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
子弟可委以財者。遺多寡。貸以金帛。俾之
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貧士賴公舉
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
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
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
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
之士。無供須者。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
志于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後
復夢祖父曰。汝三十年無子。壽且促。已嘗
告汝。數年來汝名掛天曹。以有陰德。特延
算三紀。賜五子榮顯。仍以福壽而終。後當
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曰。陰陽之理。大
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

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是後諸子登第。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子儀禮部尚書。嚴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保左補闕。備左諫議大夫。參大政。僖起居郎。公年八十二歲。款別親戚談笑而卒。後入孫亦皆貴顯。裴度屢黜場屋。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公一日遊香山寺。具一婦人。致緹繒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禱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志。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公携以歸。遲明復往。倭之。其婦果來。公問故。婦人曰：父以罪被繫。昨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去。不測之禍。父無所逃矣。公遂還之。婦人願留半。公亦不受。後數年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所知也。度後拜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晉國公。年七十六薨。贈太傅。五子皆貴顯。蓋積德累功。有志者無不成。而獲福報也。

慈心於物。

慈愛眾生。物雖微細。一切護念。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長壽。老人云。小兒嬉戲。殺蝶。蠅。蟻。蟲之類。官禁之。非惟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凡人於行住坐卧之間。見一切眾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燈。如蟲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生全。此皆福壽長者之所當為也。壽禪師者。丹陽人。初為餘杭縣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鞠之。止是買放生用過。不意虧

耗如許也。其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顧獄吏曰。我在世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奇之。亟釋其罪。遂為僧。夢觀音以甘露灌其口。慧性日明。著萬善。同歸集數百卷。住持永明寺。至九十八歲。合掌坐化。瘞於塔下。有僧每日遶塔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司。命未盡。放還。見殿角有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之。主吏云。此杭州永明寺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唯壽禪師不經此處。已在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王敬真人。圖此供養。以此見好放生者。徑生西方。又為陰府所重也。如此。

忠孝友悌正己化人。

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凡當愛弟。弟當敬兄。乃天理之常。人倫之本。以此脩身。則人皆化之。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正己而物正者也。已勤行善。而後可以勸人為善。

矜孤恤寡。

幼而無父曰孤。當矜憐之。無夫曰寡。當敬恤之。昔張孝基為同郡富人。婿富人止一子。偶有過。因逐出之。未幾富人病。臨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後數年見富人子乞丐於路。因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如得就食幸甚。既而有餘。復問曰。能管庫乎。曰。灌園已幸。得管庫尤幸也。遂使管庫。其子謹愿。無復故態。孝基念言彼實父子。我可利其財乎。

於是盡舉家財還之。人莫不稱嘆。孝基死後。其友數人。因遊嵩山。道逢一貴人。旌旗滿野。騎御聯翩。如守土大臣狀。竊視。專車者。孝基也。相與前揖。問所以致此之由。曰。即還財事也。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又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琬自仁興來。留為幹官。士琬與擇之三子俱相得。無何。士琬遽以病卒。擇之父子為辦喪事。且津遣其妻。子甚厚。又命小吏趙沂護送。至京。沂畢事歸。嗟。忽作士琬語。謝曰。士琬不善攝生。以壯年遽就鬼錄。荷公父子周卹之恩。甚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無復流落失所之歎。區區此心。不勝感激。陰君亦以敬嘆。將有以厚報君也。

敬老懷幼

謂佛所謂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人。况壽居五福之先。人生百歲。七十者稀。龐眉皓首。已有大過人者。可不敬乎。孔子曰。少者懷之。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童稚未有知識。長者固當矜憐。而撫卹之也。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博愛之謂仁。仁者無不愛也。啓蟄不殺。方長不折也。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大宋復遇於途。僧大驚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為暴水所浸。羣蟻繚繞穴傍。吾戲編竹橋以人之僧曰。

是也。小宋今歲當首捷。公終不出其下。天
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獻太后。謂弟不可
先兄。乃以邳為第一。祁為第十。始信僧言
不妄。後官至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
使。封鄭國公。豈以
物微而可傷乎。

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

見其凶惡。勤勤勉之。導使為善。故君子樂
與人為善。人之有善。如已有之也。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於人之急。力能濟之。即是大方便也。雲笈
籤曰。危難中能救一人之命。延一紀之年。
若所救是善人。延壽又當倍之。所謂急者。
在疾病則藥為急。在死喪則後事為急。在
饑乏則以飲食為急。在婚嫁則以奩奩為
急。此外又有無限之急。但能隨其急。方便
濟之。皆是也。昔許叔微嘗以登科為禱。夢
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
貧無力。唯醫乃可。於是精意學醫。久乃通
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所活愈多。聲名益
著。復夢神授以一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
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因
上名不祿。升第五。上名則陳祖言。下名則
樓材。方省前夢不妄。劉燼亦行醫。雖勞不
倦。所療多效。及死葬之日。但空棺耳。丁逢
吉善醫。其子度。第二名及第。至觀文殿大
學士。張仲和善用。張仲景法療治傷寒。二
子奇兆。相繼及第。張行甫亦行醫。子孫典
大邦。作提舉者已數世。此皆濟人疾病。能
善用心。而克昌厥後者也。韓琦為益州路

安撫使拯濟饑民所活者一百九十餘萬
及鎮河北歲又大饑公多方措劃賑濟安
輯所活七百餘萬富弼鎮青社適河決入
州之民紛入京東公勸民出粟十餘萬斛
隨處貯之以濟殍者且括公私閑舍十餘
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各計
遠近授糧使歸活者五十餘萬二公皆至
宰相福壽考終非善報與祝染延平沙縣
人遇歲歉為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慧
請舉入學首榜將開街上人夢捷者奔馳
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
報及榜開其子果為狀元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世人見人得失不能如己得失只是不平
心也昔薛瑗身相燕國不能平心見人有

得如己有失見人有失如己有得未嘗為
一賢士有可稱者疾之如仇過截使不得
進晚年一子死于獄餘皆盲聾啞啞僮
顛癡公明子臯見而憐之因責曰此皆汝
心行不好罪當滅門諸子雖爾未足盡子
之罪瑗聞大懼懇求救護子臯於是赤
松子中誠經授之瑗誓志力行僅全一子
中誠果何書哉嘗伏讀與此篇無異皆是
指出人錯用心處其拔罪最有力薛瑗敬
中誠得免滅門周筮宣揚此篇而脫饑死
不有力乎嗚呼世間萬事轉頭即空何不
早悟今註此篇正所以發明此說也知有
此篇者不可不求念誦既念誦不可不行
信能如是行之福祿吉祥自然而至異日
生死路頭當得大
氣力也勉之勉之

不彰人短。不衒已長。

馬援戒子孫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大抵久處塵勞。不能無短。然彼自短。何與於我。在我只消一箇不聞不知。好彰人短。君子有所不為。小人為之。而無忌憚也。昔祝期生者。為人環薄。好彰人短。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疾毀之。愚者。輕侮之。智者。評品之。貴者。薄之。富者。謗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必須一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作者五七次。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又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後嚼舌而死。然則可彰人短乎。君子不代已善。不羨已長。小人矜誇已能。自售技術。輕躁褊淺。自取辱也。

過惡揚善。推多取少。

過惡揚善。在易謂之君子。在篇謂之善人。大抵人非克舜。安能每事盡善。其不善者。即名為惡。我能過之。使不至自棄。復得勉而從善。苟有可取。即名為善。我能揚之。使人皆得聞知。相率而為善。豈不美乎。推多取少。似主兄弟言之。然人平常皆當如是。兄弟義屬天倫。更當推讓。苟或反是。義復何在。况財者已有分定。今日取多。豈遂多乎。今日取少。豈遂少乎。昔薛包與兄弟分產。奴婢取其老者。田疇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產。輒復賑給。彼錙銖必校。尺寸必爭者。旋踵破敗。何足以語。

感應篇

十四

不彰人短

十三

此哉

受辱不怨。受寵若驚。

按涅槃經。昔有人讚佛為大福德相。或曰。何為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嗔。罵亦不報。非大福德相乎。問者心伏。大抵惟有福德方能如是。惟能如是。乃有福德。固非局量福淺者之所可窺也。然則受寵果若驚乎。大抵福今禍所伏。當受寵時。不無盛滿。萬一盛滿。則便有禍事伏乎其間。一旦失寵。禍必勃至。豈不果可驚乎。

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

君子有心於施恩。無心於求報。苟有心於報。即是利在於報。初非為人也。昔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錡感疾。遽至因劇。霖憐之。因請所託。尉拭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為割俸送其母。及為函骨歸河東。為嫁其女于士族。一夕夢尉如生。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已為力請于帝。今得為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翌日果然。因名曰頴。及長。敦厚篤孝。官至大理寺丞。吉州城內徐宅。遣婢送金釵於城外親戚家。婢挿於頭。中途墜地。不知守城卒李某見而拾之。隨婢以行。見婢入人家。倉皇即出。至江邊。勢將投溺。李卒呵而問故。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適令送釵還人。中途墜失。必痛打至死。不如先投水死。卒舉還之。婢大感謝。後

適梅林渡村民爲妻。見卒承公文將渡水。力挽到家。買酒爲款。既渡所宣。謀出視之。舟覆皆溺。獨卒得免。此固陰德之報。昭然可見。嗚呼。當霖爲討也。安知有今日爲子之報。舉釵還婢。安知有救溺之報。古語云。恩雖亂施。有不期而自會。信不誣矣。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大抵人之臨財。多至吝嗇。一毛不拔者。有之。與而復悔者。有之。今也乃能與而不悔。非真實樂施。安能如是。福德自此而長。豈不愈有愈多乎。昔柳仲塗少時。飲于肆。見一書生將謁縣守。求貨葬其父母。仲塗問所費幾何。生以二十萬對。仲塗卽日歸家。罄其所有。得銀百兩。錢數萬。悉以與之。略無吝色。范文正公嘗遣子堯夫歸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蓋以五百石麥付之。既歸。未及言。文正曰。見故人否。堯夫以曼卿三喪未舉。爲對。文正曰。何不以舟麥付之。曰。付之矣。又李謙者。富室也。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券。曰。債已了。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復竭家設粥。以濟。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足爲德。若三人者。是有悔乎。其後柳范益通顯。李謙壽百歲。子孫皆爲顯官。豈不愈有愈多然乎。

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

或曰。當何脩飾而得爲善人。曰。但能踐篇中之言。卽真大善人也。人性皆善。遇真實

善人。則能感發人之善心。故人皆敬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即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詩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即篇中隨之之說也。大抵善人君子。其吉祥愷悌。足以招致福祿。自若隨也。

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爲善之人。所出所處。衆邪遠避之。百神衛護之。所欲者合。所爲者成。種種隨意。與道合真。則神仙真可冀也。間亦有欲冀終不能冀者。非仙之不可冀也。所踐未足冀乎仙也。鍾離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洞賓曰。人常以不得見吾爲恨。雖日見吾而不能行吾言。於事何益。冀人不能也。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仙有五。天神。人。地。鬼。立者。積也。欲求仙當積善也。縱不求仙。亦當然也。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此皆無忌憚。反道悖德。小人之行也。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天道常與善人。爾乃以惡爲能。天地之大德曰生。爾乃忍作殘害。違天背地。酷害衆生。自取惡報。夫貪生畏死。人與物同。愛戀親屬。人與物同。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



愛物亦非君子之所為也。可不戒哉。昔陸
孝政欲收一聚蜂不得。怒盡以熱湯沃之。
死無遺者。未幾於其地。忽為一大蜂所螫。
而死。周昂嘗晝寢。戶上有一燕巢。三雛呢
喃待哺。昂怒。以疾藜與之。皆胸裂而死。其
後三子皆啞。又如王愈。忿鵲噪。而生斷其
舌。其後竟死。舌瘡。張霖忿蛙之鳴。而沃以
熱灰。其後忽為湯爛死。然則人之於物。是
可以惡為能。忍作殘害
乎。既作得無罪報乎。

陰賊良善暗侮君親

昔李林甫為相。好陰賊良善。後為鱗介之
報。最為慘毒。許文規被攝至真司。以曾活
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既出。望見一門守衛
甚嚴。許以問吏。吏曰。此鄴都獄也。世間攬
諸忠良。毀敗善類。常行陰賊之人。死後
必入地獄者也。人臣姦諛肆其欺罔。暗侮
君也。人子徒事虛文。情實不至。暗侮親也。
凡為臣為子。而不能盡其所
以事君事親之誠。皆暗侮也。

慢其先生叛其所事

先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片言一
字。皆所傳也。其可慢乎。所事者。僚屬之於
長吏。卒伍之於部轄。僕妾之於主。皆所事
也。所謂叛者。不待真敢。叛之。然後謂之叛
也。但凡緩急。非所倚利
害。不相恤。即為叛也。

誑諸無識。謗諸同學

誑諸無識。謗諸同學

彼之無識我則隨事逐類曉諸義理開發其昏蒙使至於善豈可以虛偽誑惑之哉同季謂同校業朋友也人倫有五朋友居一平日相處於硯席之間雍容笑語非不親厚可妄起嫉心而輒加毀謗乎

虛誣詐僞攻訐宗親

虛者漫浪不實也誣者妄誕無據也許者詭計百出也僞者矯飾過情也分而言之則有四合而言之皆不誠實也宗族之親當待之以親愛處之以忠誠同其患難賑其困乏况可自相攻訐乎所謂攻訐者即今之彼我相爭絲毫必校或相忿嫉或相傾奪皆是

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剛愎自恃愚戇自專敢為不道不恤人言恣無忌憚強狠兇逆如此者裁必及身矣是是非非無所隱避之謂當智者能之非是是非阿諛諂佞是謂不當愚者行之向者趨向之謂也背者違背之義也當向而背當背而向即所謂乖宜也乖宜之事君子不為小人為之而無忌憚也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酷虐其下倍徵羨取以諛其上要功固寵逢迎讚惡諂順沽恩不忠之臣天必誅譴也昔程仁霸攝本州錄參眉山有盜蓋蔽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

據受賕掠成之公知其冤謂盜口盡訴冤
吾為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
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殺之公因罷歸
尉掾暴死後三十餘年書見盜拜庭下曰
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地府欲召公暫對
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
已盡我為公荷擔而往暫時即生人天子
孫祿壽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
卒其子孫壽皆至九十曾孫皆為顯官有
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李益盛而
尉掾之子
孫微矣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受人恩惠當銘心感德念茲在茲朝夕不

可釋者

輕蔑天民擾亂國政

輕蔑天民此特刻核之輩。旋踵及禍也。擾
亂國政者皆于求進用之小人。敢肆危言
自取禍
敗者也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賞善罰惡所以勸有功罰有罪也。而乃徇
私賞及非義則誰肯立功。刑及無辜則以
皆怨之必
及禍也

殺人取財傾人取位

劫盜迫人於險。醫家乘人之危。同是為財殺人。罪皆一也。先以醫家言之。醫人要來妄索。不恤緩急。致病轉深。殺人也。辨察不明。用藥差誤。殺人也。愚醫殺人也。皆墜惡報也。吉州張真元。鹽商也。泊舟江岸。值洪水漂一婦人。抱衣櫥中。江而下。大呼求救。張以小舟往濟之。見櫥中皆金帛。遂復推婦人於水。越四年所居。為水所漂。一家十餘人皆溺死。嗚呼。殺人取財。人雖未報。而天必報也。元始上帝曰。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義命當有。則今日拜樞密。明日作宰相。不足為難。義命若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李繼疑。有才幹。為樞密直學士。因召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而卒。李巨源。權中丞。太宗器之。嘗面劾。與諭將有進用之意。馬以左遷。知閩州。二日堂。惟便令歸闕。巨源啓封大喜。一笑而絕。豈非義命所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耶。彌德超。見樞密曹彬。勲望隆重。因誣以不執。由是彬罷樞密。而德超拜樞密矣。不數日。趙普力為辯雪。帝悟。遠竄德超。而待彬如故。盧多遜。見宰相趙普位望特重。因諷王祐。使為已助。悉力傾之。祐不從。乃自為計。中以陰事。由是普罷相。而多遜拜相矣。既而事狀明白。趙普復相。而多遜遠竄朱崖。則人有信。可傾而取之乎。

誅降戮服。貶正排賢。

人已降服。而誅戮之。必有惡報也。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公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於背。命道士設醮禳謝。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

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還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詭作心詞。欺詐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鎖聯貫。極為枯瘠。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叫。左牽右掣。如殊絕狀。既蘇復澆。既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遂告拱曰。手歸煩便。語吾夫人。令急救我。我此只理鄆州一事耳。誅降戮服。可為乎。忠正賢人。在位則百事舉。而天下治。朝廷有人。中外知畏。豈可妄有所窺。而貶排乎。若貶排之。即是故去其人。將逞其欲。乃亡家敗國之小人也。豈無罪乎。報

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孤寡人之不幸也。當矜恤之。豈可凌逼之哉。棄法必因受賂。賂賂一人。則以直為曲。以曲為直。皆不問矣。殊不知一法一律。鬼神皆得主之。棄法受賂。爵祿便當減奪。昔侯鑄為江夏令。與勝綠山長老居約。有舊每暇必訪。訪則必已先具。一日入至。則延待殊闕。鑑問之。居約曰。公每到。土地必先報。此番不報。是以失待。鑑驚。密諭居約。使問土地。不報之由。是夕居約夢曰。侯鑑本合作宰相。與吾有統攝。是以常報。近為受胡氏銀。陸拾兩。枉斷一事。天曹已削下宰相名。但得作監司。吾無統攝。故不報。然則爵祿豈無減削乎。以直為曲。以曲為直者。特不能公心。非受賂。必因徇託。昔益州劉府君。初為連江尉。民有爭田。十年不決。郡以屬公。公得其姦。立為剖決。曲直遂判。人

皆謂公為神。不知特公心耳。及去官。得直者。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為長者壽。發視之。乃黃金也。公謝曰。君事本直。非私君也。敢以公事受私賂乎。堅却不受。時皆偉之。後公二子。原父。真父。俱以文顯。孰謂處官公心。其無報乎。

八輕為重見殺加怒。

書曰。罪疑惟輕。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皆聖人卹刑之大意也。况可入輕使為重乎。昔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縣令余紹卿坐事。罪不當死。而遇輒坐以死。伏法之日。人皆冤之。自此行住坐卧。常見紹卿隨逐。不舍心。不自安。遠詣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觀。設三日黃籙解謝。初夜見紹卿在側。心大惡之。明日再設心詞。於府伏間。忽被數鬼擒捉。擲之殿下。流血被體。移時而卒。執法者戒之。凡人不幸。誤罹刑憲。當哀矜之。况可加怒。酷虐之。而後殺乎。

知過不改。知善不為。

顏子不貳過。孔子稱之。不貳者。念起于中。即悔而改。不復行於事也。大抵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真為過矣。易稱。餘慶必歸積善。善貴乎積。積小所以成大。日用間。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元君曰。人有一善。則心定。體安。十善則氣力强壯。二十善則無諸疾病。三十善則所求皆得。四十善則昌熾富樂。五十善則子孫繁息。六十善則遭厄得脫。七十善則天神護之。八十善則得地之利。九十善則尊貴榮顯。一百善則

寶瑞降。後代昌。知善不為。則蹉過歲月矣。

自罪引他。

不善之人。自造罪惡。及至事發。則妄指他人。遮掩己非。然終不可掩。枉誣善人。竟無益矣。

壅塞方術。

方術者。但凡挾術以求售者。皆是也。謂醫卜枝藝也。一語阻過。使不得售。即壅塞也。

訛謗聖賢。侵凌道德。

聖賢有三。佛家言之。三乘中人是也。道家言之。五種仙是也。儒家言之。孔孟諸君是也。教雖不同。道則一也。可毀謗乎。道德者。道高德重。超越古今。語言為法。動靜為則。是可侵欺凌侮乎。昔王沂公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掇拾。滌以香水。收之。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恨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名曾。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以文學顯也。

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飛禽走獸。本與我無怨。而必欲殺之。殺之何益。蟄蟲。猶人之隱處。倘被發掘。必至傷殘。棲息。亦猶人之已寢。忽然有警。舉家驚擾。亦不得安。夫子弋不射宿。曹彬不修牆。

皆仁人之為也。蟲蟻穴居。莫不自視為安樂房舍。按太上保嗣章。凡人嗣續衰絕。皆往世覆巢毀卵。焚山竭澤。墮胎落子。犯一千六百二十條章之人。大抵眾生。若大若小。莫不各有其所依止。中伏乳產生。各自藏護。今填其穴。覆其巢。即是奪其依止之所。產生莫遂。不絕嗣乎。按仙傳。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果生二羔。周豫學士嘗煮鱖。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怪而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彼不知愛胎乎。

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

願人有失。如見人榮貴。願他流貶。見人富有願他破散。是也。見人有功。起心妬之。設計毀之。使反為禍。如王欽若。毀寇公是也。危人自安者。與人同有過惡。設法皆推於彼。而自安也。滅人自益。謂與人同有功。滅彼之功。而益我也。

以惡易好。

以低賤物。易人好物。以欺謾人也。

以私廢公。

私者。一己之私也。公者。天理之至公也。以私怨而廢公議者。皆局量淺狹之小人也。

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

竊人之能者。知人立一大功。垂成。掠為己功。窺知人欲為某事。先竊為己能也。君子隱惡而揚善。小人蔽人之善。使不得彰也。形人之醜者。好言人之醜也。如聶崇儀能詩好嘲。雖僚友亦所不問。人有醜行。必形於詩。由是感傳。不復可掩。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坐謗政。竄死登州。憂辨道傍。無不罵者。人之醜。可彰乎。人私者。陰事也。人有陰事。眾所未知。訐之使真。見其醜也。皆涼薄小人之所為也。

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為非。

耗人貨財。使之門戶彫零。子孫狼狽。為若人者。其為罪豈為小哉。昔鄧榮以譁使起家。鄉有宦家子不肖。鄧結其親。騙其家產。迨盡。丐而死。鄧為鹽商於江湖者。二十年。紹定年。湖間遇寇。一寇儼如宦家子。縛鄧父子。淫其息女。盡掠其貨以去。鄧貧困十年而死。子亦丐焉。骨肉者。血屬也。皆人之大倫。何可鬪合是非。離間之哉。君子不奪人之所愛。小人反是。見人所愛。必欲侵奪之。如孫秀逼欲綠珠是也。劫人為非。皆是成人之惡。不能導人以善也。昔丹陽縣令楊開。性暴橫。果於決責。與客楊詢最厚。每事必訪。詢明知其非。不敢有所忤意。助其所為。嘆盛美而已。開一日。果怒盛暑中。杖公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金紫者遣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開罪當坐。無所避也。數日果中惡疾而死。助人為非。立獲報也。

逞志作威辱人求勝

逞志作威。天所不取。昔杜荀鶴。未顯時。夢一僧曰。汝心得君。若逞志作威。則必死矣。及梁祖開國。荀鶴乃怙寵肆暴。謀殺素不悅者。事未行。忽夢一神叱曰。汝忘神僧言乎。帝將罪汝。未幾果卒。辱人求勝者。皆輕躁小人也。又安知受辱之人。異日不富貴乎。如韓信受辱胯下。伍員丹陽吹簫。後皆享爵祿。淮陰年少。皆隸麾下。苟非信賢。則必遭戮矣。

敗人苗稼。破人婚姻。

敗人苗稼。此特田夫野老所為。固無足道。人之耕種。則一家家仰食。以養其家。謂大矣。其可破乎。或破人未合之前。或破人既合之後。皆為破也。

苟富而驕。苟免無耻。

富而驕。驕則侈。侈則費用奢。是為缺陷。世界。神人折算。削其祿籍。凡人受用。各有定數。譬如。如有錢十貫。月用一百。則萬日方盡。日用一貫。則十日盡。與其十日盡。孰若萬日方盡。為愈乎。苟免無耻。如管仲。魏徵。非有大功於世。則亦難免於譏。况常人。掉尾乞憐。哀求苟免。無所不至。略得溫飽。便揚揚無耻者乎。淫。槃。經。謂。無。慚。愧。者。名。為。畜。生。夫。子。曰。行。己。有。耻。禮。曰。臨。難。無。苟。免。今。也。苟。免。而。無。耻。為。何。人。乎。

認恩推過嫁禍賣惡

有行不顯之恩。有作不顯之過。行不顯之恩者。善人君子也。作不顯之過者。悖戾小人也。恩則認爲己功。過則推於他人。皆反道也。嫁禍賣惡。天必反之。嫁禍於人。而禍還自及。賣惡於人。而惡竟自歸。非自殺乎。昔郭黃中知雲安軍。十里外有樓霞宮。公一日詣宮。燒香夢神告曰。公惠此邦。邦人受賜多矣。然有隱匿。不敢不告。明日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庶幾罪不枉及。詰旦巡檢司果縛九人解來。有一兵自言捉獲。欲請功賞。蓋牛乃兵殺。嫁禍九人。而又執之以希賞也。公一詰遂伏。嫁禍賣惡。是可爲乎。

沽買虛譽包貯險心

有諸內。必形諸外。語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何必要求沽買虛譽哉。包貯險心者。謂包藏禍心以陷人也。如唐李義府謂之李猫。李林甫謂口蜜腹劍。皆是也。

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君子樂道人之善。人之有技。媿疾以誣之者。必自小人矣。昔穆脩有詩名。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真宗一見。大加賞歎。問爲誰詩。左右以穆脩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晉公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上不復問。而昭昭之報亦速。丁謂所以死無葬地也。護己所短者。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拚之。文過飾非是也。

乘威迫脅縱暴殺傷

王文正公當國薛簡肅為江淮發運入辭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入辭公但云朝廷權利至矣致君澤民自當如此今居上位而不恤州縣作州縣而不恤百姓即迫脅也凡為將為相而橫暴殺人為人好殺衆生皆是也至元辛巳廣州黃同知夫婦皆病異揚而寢其妻夢吏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杻鎖揭帳如擒捕狀一人曰此非也遂過對榻揭帳曰是也夫婦魔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招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矣逾目而卒李紀善彈射好殺生其父知巴州紀設網於廛圍登樓伺之忽見羣鴉觸網紀喜不及履徙跣赴之忽為巨刺所傷遂死而復生

謂家人曰我至陰司王者責我曰衆生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矣當歷諸苦孰謂殺生無報乎惜其不知人之與物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但試自觀我今有病肯遂死乎不免求醫問卜以求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免祈天禱地以求增算我既畏死彼不畏乎殺物如此况殺人乎

無故翦裁非禮烹宰

無故翦裁謂輕視匹帛費用過當也殊不知蠶婦機女千絲萬縷方成布帛若綾錦尤為難也身居富貴可輕用而無故翦裁乎佛言五戒以殺戒為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為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

販賣若能悉捨不食。是真脩行。堪受一切
人天供養。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且以漸
次方便。除去殺心。或者不食四等肉。一者
曾見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
人專為我殺。則不食。四者家無事。殺則不
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衆生無殺
害意。至於蝸。飛。蠕。動。形。雖。微。小。其。遭。殺。受
痛。亦。與。牛。羊。一。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
於。蛇。蝮。蜂。蝎。偶。然。現。前。未。曾。傷。人。勿。謂。螫
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為
其音聲形狀。可以悅吾耳目。為我玩樂。令
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
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矣。遂生
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一身
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
漸效之。其為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
又明白。仁人君子。
幸垂聽而無忽也。

散棄五穀勞擾衆生

人以食為天。非五穀無以養人。人不知愛。
輕棄五穀。致天降凶荒。實民自取饑饉也。
一日不食。如饑餒何。是以聖人務農重穀。
天子親耕。以勸農。春首祈穀于上帝。可散
棄乎。邵伯溫初人仕。請益於程明道。先生
先生曰。凡奉待官司文書。於其急處。能寬
一分。則民間便受一分之賜。噫。先生之言。
可謂仁矣。大抵我身欲安。人欲安乎。我
心欲樂。人欲樂乎。若以安樂自處。而以
勞擾待人。真不仁也。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或出無心。偶至破之。為惡已自不小。苦為財寶。而輒至破之。真大惡也。浙西米信夫。柔狹謀健。軍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紛爭。因唆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宥之。兄弟抑鬱而死。木由是富者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反謀逆訟。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鑿其背免馬。念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然則破人家。取其則。得無報乎。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水火漂焚。世間禍害。莫此為酷。今乃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罪其輕乎。此其所以不為上天所容。神明必戮也。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成物。以窮人用。

人之立功。功雖歸已。然宗廟社稷。天下生靈。寶皆賴之。彼無能者。其可紊其規模。而幸其敗乎。雖曰敗彼之功。實是敗國之事。其為利害不小。豈無罪乎。器物者在耕則犁鋤是也。在工則斧鑿是也。在家則動用器物皆是也。在路則傘蓋行具皆是也。在船車則篙槳棹軸皆是也。知人將用。故損害之。使用窮事也。臨期無措。此太上所以為戒者。謂其當獲大罪報也。可不戒乎。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民凡有四。士農工商。而榮貴者。獨出其上。福凡有五。而榮貴者。亦出其上。然則得到

其地豈偶然哉。皆其夙植德厚。故能如此。人未及者。其可妄生嫉妬。而起念願其流。貶乎。人之富有。皆夙植諸善。培植福基。祖宗積德而致也。縱令富而不賢。會有敗日。在我則不可起。而願其破散也。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人能易其好色之心好善則善必誠矣。若見人美色起心私之則必取禍矣。韓魏公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券成張忽泫然。琦問故。張曰妾本脩職部郭守義之妻也。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然而去。郭後得辨雪且得調淮右見關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卷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琦之隱德如此者甚多。後琦薨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徽宗朝封魏郡王子五人忠彥官至左僕射封儀國公端彥右贊善大夫粹彥吏部侍郎嘉彥尚齊國公主駙馬都尉孫治徽宗朝太僕少卿曾孫肖資政大學士昌熾無比。又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後因買得一妾極姝麗名蘭孫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吳寇家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是夜夢一綠衣提簡者

謝曰。予蘭孫父也。荷德無以報。知公短壽。當為力請于帝。數日復夢曰。子不佞。帝已許與公。延二十五年壽。富及三世。後果如言。劉能不以妹麗動心。捐財嫁之。若二公者。肯起心私入美色乎。然報亦厚矣。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李約為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機相次。商胡忽商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一夜光遺約。且以二女為託。女絕色。明日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覷。約乃悉籍其數。寄之于官。二女立為擇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舍之。人無見者。後胡屬求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時人莫不稱嘆。約竟福祿綿延。子孫貴顯。又

白元通者。欠東市揚筠錢五貫四百文。未償而筠死。遂昧其事。死後乃生筠家為驢。一日筠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語曰。我乃白元通也。只欠爾父錢五貫四百。遂至如是。今南市賣麪家亦欠我錢。正如其數。可速賣我於彼。得錢償爾債便了也。筠子如言。兩日驢死。然則願他身死。豈遂已乎。

干求不遂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不知愧耻。惟務干求。自非廉士。若以不遂而便呪恨。尤小人也。人遇失便。亦其灾也。便說其過。即是幸灾樂禍可乎。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人不幸肢體不具豈得已哉我則當惻隱而憐之何可笑也或有貴人亦號寢者盧杞王欽若是也如平原君美人笑鬢足者而被誅趙縣人笑孟嘗君眇小而被殺可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君子見人才能可稱則舉薦之小人則忌刻而抑退之

埋盡厭人用藥殺樹

按妖恠錄昔呂用之伏誅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一銅人長三尺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高駢鄉貫姓字官品為獸勝法是以高駢每為用之所制為呼高

駢師為用之厭制用之奚為又及於戮當知埋盡厭人未能害人適足以自速其禍戒哉用藥殺樹而太上書以為戒者不欲傷物之生也是以辛靈以扶正草木而得仙高柴方長不折而孔子稱之大抵天道好生雖一物亦不可輒傷其生意也

恚怒師傅抵觸父兄

昔鄧至善教導又遇人以誠其後子孫皆躋膺仕貴顯累朝王文康公其父本以教授村童為業過三十生即不受晚得一子即文康也登第歷位宰相子孫相繼朱紫滿朝嚴君平以能導人於善立證仙階葛孝先與人好說好語亦能度世然則為師傳其獲報豈小乎何可恚怒也父母生養幼勞辛苦十月妊娠三年乳哺長養教誨

感應篇

三五

艱苦備嘗，冀其成立。以是恩德，昊天難報。兄弟分形，同氣如手如足，人於父兄可抵觸乎。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

世人當樂天知命，利不苟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竟何益矣。好侵好奪，按佛說與盜賊同。異日受生，便當得貧賤報。孰謂不然乎。

虜掠至富，巧詐求遷。

所謂虜掠，非因兵火安得有之。凡處官而侵漁百姓，剽竊公帑，即虜掠也。求遷者，勿

而學之。壯而行之，貴行已也。况登仕版，又與處鄉不同。忠直公廉，乃吾本業。今也求遷，而先以巧詐則心術已自不是。置之廊廟，能忠直乎。出而臨民，能公廉乎。姦邪傾奪，闖茸駟儉，正是此輩。若夫恬退之士，則道充乎內，用見乎外。其銖視軒冕，塵視金玉，雖欲處以要識，不由其道，亦不就也。李君行先生，名潛，虔恰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後三子連中進士，子林官至待制。君行贈開府儀同。

賞罰不平，逸樂過節。

賞者所以勸有功。罰者所以懲惡。舍賞罰何以懲勸。此太上所以著于篇以為戒也。范文正公嘗言吾每夜就寢也。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耻。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呂中書每言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怡腹中書。富尊公亦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謹畏如此。有逸樂乎。前輩行持如此。况過節乎。

苛虐其下恐嚇於他

處官而酷責吏民。主家而過撻婢僕。皆苛虐也。王君貺之父平生仕宦。棒不妄施。有子八人。皆登仕版。而君貺又為天下第一。備受眾苦。此皆善惡果報顯然。可為戒者。人有急難。驚恐之中。當以安慰解釋。使無怖畏。若反以危言恐嚇。或致非命。則我輩殺之也。其於惡報豈有輕乎。

怨天尤人訶風罵雨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聽其自然安分而已。其或事不稱意。貧窮下賤。皆積累薄而致。乃其分也。可怨天尤人乎。非徒無益。適所以自取禍也。孔子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畏天也。豈若小民。雨多則怨。澇積多則怨。旱則怨。暴。豈知陰陽各有定數。或官苛猛。或民造業。皆致風雨不時。而可訶罵乎。徒增逆天罪耳。

鬪合爭訟妄逐朋黨

見人爭訟當以善言勸解之使兩得安樂
於此功德不小豈可三言兩舌面是背非
鬪合成乎昔文光讚父自少至老無歲無
歲訟事以宿因問雲相禪師師曰汝父前
生本寫詞狀人鬪合爭訟故今反受其報
光讚懇求救免師教以紙糊竹箴為桎梏
令自囚三日然後為作懺悔然則鬪合爭
訟豈無報乎朋黨者君子以同道為朋小
入以同利為明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
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無不治矣小人之妄
指正人為邪一切逐之則天灾人禍未有
不至者陽誅或可徵幸而免陰罰必難逃
矣。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北雞司晨惟家之索惟婦言是聽者中人
之下者也必至敗國亡家之漸矣父母之
愛子無所不至必欲其成人長進起立門
戶教訓之道豈有偏害耶而乃違背教訓
習學邪淫自取罪戾昔劉建德母病其妻
送至尼寺遣一婢供侍湯藥母不樂往妻
悍甚劉不能制母死乃大罵曰我必訴汝
於陰司數日妻卒又數日劉卒妻方大斂
忽震霆一聲腹皆拆裂吳聞數里然則用
妻妾語違父母訓可乎

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君子故舊不遺彼棄舊憐新者皆刻薄小
人也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之人心必毒而

無實矣。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忠也。廉也。人臣之大節。今乃貪冒其財。而又欺罔其上。所為如是。臣節安在。彼為官而玩法以貪。賄殖貨。酷取民財。結媚要寵。雖一時富貴。而旋踵破敗。子孫狼狽者。必矣。孰若忠廉有守。而永保富貴乎。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人本冰清玉潔。我乃造為惡語。以讒毀之。萬一不獲昭雪。罪其輕乎。或至反受惡報。宜也。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

立身行己。必使正直。無諸邪曲。斯為直矣。苟或身未能直。但以毀人為直。則近乎。詎為得謂之直哉。神者聰明正直者也。爾自不正。神不正乎。為人而自當正。何預於神。乃敢罵之以取禍也。戒哉。

棄順效逆。背親向疏。

石碯曰。賤防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六順也。棄順效逆。所以速禍也。逆順之說。無出此也。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大抵親疎之分。不可不明。悖

德悖禮不可不戒。太極真人徐來勤請問南極壽星真君壽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善而禍淫。神明賞順而罰逆。人能刻意為善，恭己順天，靜將道宜，動與福會。如此則我命在我，不為司殺所制。鬼神所執，不求壽而自壽，不務生而自生。苟或墮網紀，違天地，肆愚悖，侮神明，反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反將死而言善求悔，亦不可得。悲哉。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

傳曰：天有三十一覆，地有三十三載。天覆地載，各理一氣。人居其中，順吉逆凶。其應如響。小心寅畏，尚虞獲罪。况敢指以證鄙懷，不亦瀆乎。諺曰：舉頭三尺有神明。信不

誣矣。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若乃自為鄙猥，專人或詰之，輒敢指天誓地，呼神對鬼，妄引證鑑，豈神天而同汝妄乎。徒速死耳。

施與後悔，假借不還。

昔周惠化好施窮困，辛苦不倦。一日智觀真人化為乞人，乞食街中。試驗其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今為西華真人。劉白雲亦富家，初不知有脩行之事。但以樂施，不惜錢帛。竟遇樂真君，授以道要，遂得仙去。陽雍伯好施，義將遇一異人，授一升玉種，遂獲美婦。子孫皆大富貴。曷嘗有一施與，悔者得造其列乎。當知施與一事，立功最速。假借不還，求之世間，多有如此。豈知生雖不還，死後亦當還也。有陳益者，從吳宗

借錢二百千。推不肯還。宗嗣責曰。爾負我者。當作驢。以還我。逾年。獨坐廳事。恍見陳益負錢來還。不知其死。急呼詰之。則已潛入廐舍。跡之不見。俄頃。馬生一駒。因詢陳益。則其日果卒矣。

分外營求。力上施設。

人處世間。或貴或富。或賤或貧。莫不各有定分。陰注陽受。皆宿業也。分外營求。是可得乎。昔裴璞死後。為三川掠剩使。夢其友韋元方曰。凡人一飲一啄。乃至財貨。各有定數。其獲有限。若過其數。則皆掠之。若不恤其力。而驅迫過酷。即所謂力上施設也。夫豈知貪成爲罪。便當死墮惡趣乎。貪成者。謂貪役人力。以成其事也。

淫慾過度。心毒貌慈。

人之腎堂者。玄關也。心腎合爲一脈。其白如棉。其連如環。中廣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爲九天真一虛和之妙炁。至精活命之深根。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悉皆在焉。人能節嗜慾。養元氣。則壽命延長。淫慾過度。自取速死耳。可不戒乎。心毒貌慈。如唐李義府輩。是也。義府貌極恭柔。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福急。根之於心。必有忤意。輒中傷之。人因號爲笑中刀。亦號爲李猫。言其柔而害物。後竟竄死于雋。然則毒用其心。可乎。

穢食餒人。左道惑衆。

不淨之食已所不欲。而可餒人乎。左道者。妖術也。以不正妖術。盡惑人民。誑諸無識。是也。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姦利。

人之處世。必須本分爲人。公平交易。如用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假物作真物賣。以低物雜高物賣。苟圖小利。剝削於人者。必獲重譴。如廬山下。盧常以魚膏雜置油中。建隆觀前。黃禹以牛脂爲蠟。是也。積日既久。皆爲震雷所擊。七。抵欺謾於人。獲罪最重。非獨二事爲然。但凡飲食之需。藥品之用。乃至金帛市易。稍有欺謾。皆所不可也。

壓良爲賤。

此特無日。考者之所敢爲。豈知今爲婢僕。皆前生造罪積惡過滿之人。其有實非此曹。我乃置於此列。卽是壓良爲賤也。有識之士。肯如是乎。昔馬涓其父中年無子。因買一妾。極姝麗。每理髮必引避。如沮喪之狀。公怪問之。則曰。某父本守其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至鬻妾。今猶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帛。暫以絳絲蒙其上。不欲公見。無他也。公惻然。卽日訪其母還之。且厚資助。是夕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流慶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字名之。卽巨濟也。及長。赴試。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爲天下第一。又羅城使程彥賓。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

皆泣謝曰。願大尉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為顯官。孰謂作如是事。無如是報乎。以此觀之。壓良為賤者。必有罪報也。

謾薦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

大凡起心謾薦人。皆所不可。若及愚人。尤不可也。凡用計詭譎。以取人財物田宅者。皆是也。老子曰。知足不辱。又曰。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可過貪乎。所謂呪詛。不待形於奏牘。但凡忿爭之際。妄有呼對。即呪詛也。昔張中家

父子弟姪。忿爭。動輒指天罵日。互相詛害。不數年間。死喪殆盡。惟存一房。然亦衰破。不及前矣。言之不善。則有一切兇惡之鬼。皆得乘間伺隙。行其禍害。可不戒乎。

嗜酒悖亂。骨肉忿爭。

孔子曰。惟酒無量。不及亂。酌酒悖亂。敗德戕真。可乎。佛曰。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又曰。六度於行。忍為第一。清淨經云。上士無爭。下士好爭。常人固不可與爭。況骨肉乎。人之骨肉。非宿緣乎。其忿爭者。不能忍順。故也。異日受生。便當得二種不美之報。一者受別離苦。今之鰥寡孤獨是也。二者怨憎會苦。今之乖爭離背是也。世人但知二者為苦。而不知實由前世不能忍順骨肉。忿爭。故獲斯報。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

盡己之謂忠。行止端方之謂良。如事君事長。亦以志誠。不敢欺罔。邪佞是也。婦人伏於人也。有三從之道。無專制之義。當和柔遜順。以相夫子。而悍妬悖逆之行。可乎。

不和其室。不敬其夫。

夫婦人倫之大綱。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况妻者。齊也。繼承祖宗。供奉祭祀。可不和乎。夫者。天也。終身之主。曷敢不敬。昔杜珪為武平令。忽雙目俱盲。其妻乃侍郎吳育之女。日夜望北極禱告。每拜必盡七七四十九數。竟能感真武化身下降。為之療治。而徹視如初。然則夫

厚好矜誇。常行妬忌。

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易曰。謙謙君子。有終吉。好自矜誇。以取禍敗。可乎。常行妬忌。如見人富貴。則妬之。見人功高。則嫉之。地位逼已。則忌之。此皆局量褊淺之徒也。嗟乎。世人終日造罪。而不自知。如婦人爭寵。妬忌尤甚。豈知一死之後。便當墮三惡趣。一者地獄。二者餓鬼。三者畜生也。

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而敢對以無行。使之抑鬱憤怨。或至沮喪乎。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自負大有。不得富貴家。女為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

鬱感疾。數歲堂不一顧。妻益飲恨。臨終隔
壁呼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堂
終不顧。及死。心不自安。乃從邪說。謀為厭
勝。以土器蓋其面。以索加木。束縛其屍。而
殮。是夕。女託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
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
矣。明年果卒。然則無行於妻子。是可為乎。
女子出嫁為婦。所當尊事者。無非舅姑。然
世之悍婦。多有失禮。豈知不孝之罪。天所
必誅也。

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所謂輕慢者。但凡齋祭不謹。葬不即辦。拜
掃不勤。皆輕慢也。羅鞏大觀間遊太學。有
神祠甚靈。鞏每以前程祈禱。是夕夢神告
之曰。子已得罪於真。可亟歸。鞏曰。某平生
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
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
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
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王景芬有一子
極聰慧。無何暴卒。臨終忽自言曰。且留取
某待其長大。心能葬翁婆。景芬大駭。始謀
葬其父母。然則葬可緩乎。所謂上者父母
也。稍失勤敬。即違逆也。

作為無益懷挾外心

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惟有好事。所獲福
世世生生。隨身受用。無有窮已。是以無益
之事。識者有所不為。若能為人興利除害。
於人有益。則當勤為之。懷挾外心。如臣懷
外心。以叛其君主。妻懷外心。以背其夫。兄
弟懷外心。以欺謾其兄弟。朋友懷外心。以

陷其朋友。但挾外心。以欺陷人者。皆是也。可不戒哉。

自呪呪他。偏憎偏愛。

呪咀一事。篇中言之者四。當以為戒。大抵人貴乎生死。貴乎度生。而有呪詛。不免速歸於死。既死而有執對。不免禁錮滯留。無由出離。有不待死。而立如所呪之言者。昔堰典妻。常與人私。又嘗竊鄰家手巾。鄰家詬罵。典乃自咀曰。若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手巾者。當為震雷所擊。否則汝亦如之。是夕果皆斃於雷斧之下。典脇下有字曰。癡人保妻。妻脇亦有字曰。行姦為盜。當使皆知。然則自呪呪他。是可為乎。偏憎偏愛者。世固有之。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常當慎之。

越井越竈。跳食跳人。

漢天師。既成道矣。又復勸人。造橋鑿井。謂之立功。大抵井之為用。利濟廣博。竈為五祀之一。司一家之人命。禍福繫之。越而過之。即為觸穢。烏得無罪。食乃入口之物。稍有不潔。已自不可。况跳過乎。人之貧富貴賤。固有不同。得人之形。則皆一也。其可輕跳乎。昔劉溫叟。以病命。子弟合藥。藥中有使天靈蓋者。溫叟一見。愀然不樂。亟命致奠。瘞於郊外。翟林嘗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椅勿背。林曰。豈以其徒敬之。亦當敬耶。先生曰。但凡人有形貌。皆不可慢。龜山聞而喜曰。見似人者。尚不敢忽。則於人也。從可見矣。况可跳乎。

損子墮胎行多隱僻

太上言破胎損子而繼以行多隱僻為言者隱僻非止一事然必穢行也大抵淫穢一事最能損行瀆倫亂種獲罪最重人自不禁慾乃輒傷胎或二三月而用藥傷損者或已產而不舉者詳之半是隱僻之行者多或尼姑寡婦或無行女子間有男女多而厭產育者皆自不能禁慾胎子何辜乃敢殺之罪其輕乎且陰律曰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泆報隱僻之行是可為乎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

晦者月晦也乃司命竈君上言世人功過之日臘者五臘日也乃五方五老五炁天

君攢會生人善惡之日其日五炁天君會玄都統御人間地府五嶽三萬大千陰陽之神校定生人善惡罪福榮祿壽算吉凶生死等事一籍于錄中正月初一日名天臘五月五日名地臘七月七日名道臘十月十一日名歲臘十二月臘日名王侯臘凡遇此日萬一有過一書黑錄罪可贖乎此日先靈眷屬皆得釋放歸家領受饗祀為子孫者當祭祀追贖悔過謝愆可歌舞乎朔者月首也旦者又一日之首也如人一步之初一月所為端起乎此其可不謹况噴火為劫功德賊最能燒人善根噴火起時善念何在唐若山性無忿恚遂能證品仙階華嚴首座行業素高以臨終一怒遂至為蟒也

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

北者至尊方。有北辰焉。又有斗極天樞上帝衆星皆拱之。可觸穢乎。以長生經言之。則所謂北者。又不待須是正北。但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月建所指。皆為犯北斗柄也。減損壽命。最為急速。戒之。按黃帝竈經。竈門不得歌詠哭泣。呪罵叫喚。與篇中所言。亦皆一也。可冒犯乎。

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

按天師門下科令。竈下灰火。謂之伏龍尿。是故不可燒香。披閱教典。香火避忌。又不只此一事。如油漬紙。不可焚紙。謂之枉積穢錢。東嶽壘積如山。天地陰陽諸司皆所不受。又伊養真武。不可用李子。外不可用石榴。延降上真。不可燒乳頭香檀香。謂之浴香。月桂謂之不時花。金桐謂之鬼花。皆當避忌。若不避而冒犯。執若敬遵其教乎。穢柴不淨。厭濁之氣。觸犯竈神。所以不可作食也。

夜起裸露。入節行刑。

君子無不敬也。雖處暗室。如對神明。豈以幽闇之中。無鬼神而可失禮乎。上清真人曰。入節之日。皆當謀諸善事。不可恚怒忿爭。此皆天人大忌。獲罪非小。况敢行刑。其日元始天尊。分遣天君天帝神仙兵馬無鞅數衆。教化人間。開度羣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亦復下降。條錄罪福日也。凡學之士。每於此日。自當存想祈謝。因變行化習。

感應篇

四文

言除凶進善黜惡。陞明棄闇。入正治邪。開
度羣品。生成萬彙。仰副太上衆真如是之
意。彼行刑者。何物
小子。乃敢爾耶。

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流星或主災祥。逆順凶吉隨之。可唾唾哉。
詩曰。蟬螻在東。莫之敢指。虹霓者。陰陽之
淫氣也。指之不祥。三光者。日月星也。若見
日月南斗北斗。則鄭重叩頭。請乞祐護。上
言呼稱至尊。至尊真宰。矜衆生。宥赦宥過
咎。再拜不得輕慢。輒可指乎。日月爲天之
眼目。無所不照。無所不明。總司萬彙。世人
善惡罪福壽祿生死。無不由之。久視之。則
有怠慢不敬。相豈不獲罪乎。然此皆教世
人。避凶趨吉也。

春月燎獵對北惡罵。

太上戒人燎獵。而以春月爲言者。蓋春月
乃萬物發生之際。若縱燎獵。獵之殺傷。尚
猶有數。一火之過。是有數乎。可不戒哉。此
者至尊所居。北辰有五星。第一星即天皇
大帝。第五星即北極大帝。斗有七星。第七
星波軍。號曰天之上帝。玄陽天關。搖光太
明。太上玉皇道君。其爲尊也。餘皆可。知。按
本生經。元始上帝曰。若有信心男女。於上
春日。一心齋戒。肅爾神明。設九光醮。迎請
紫光聖母。并七元君。虔恭奏獻。縱有十惡
重罪。冤家苦報。如九日輪照於冰山。應時
銷釋。福壽增延。無量天真。俱來摩衛。見世
圓滿。子孫昌盛。所有福德。如彼甘泉。隨汲
隨發。受用無盡。命終之後。超生大梵。真天。

然則對北
可惡罵乎。

無故殺龜打蛇。

應世真人曰。一切翽飛蠢動皆不可殺。若夫龜蛇。尤不可殺。若殺之。或至殺有靈者。其陰精定當害人。是以識者常切救護。昔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有自銀坑回。以大龜獻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送於坑。听父致。彥回為房州司土。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惶恐。未知所之。俄有大龜引路。從龜而行。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君救脫之惠。今故奉報。孫真人嘗因山行。見村民擊一青蛇。公力救之。再過其地。見一少年馳驅而至。迎公以歸。既至。乃王者宮。有絳服者出謝。

曰。昨小兒癡駭。幾遇害。幸先生救之。舉家無不感激。故遣長兒迎致。略摠謝忱。既而引入深宮。有一妃携青衣小兒出拜。致謝再三。延三宿。珍蓋美膳。繡綃珠玉。無不有之。先生皆不受。惟受上帝所頒龍宮三十仙方以歸。今千金方。蓋有得於三十方也。然則殺龜打蛇。是可為乎。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如是等罪。皆上文所言之事。各已隨事演注。茲不復論。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

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昔韋公幹為瓊州牧，瓊多烏文，咭陀皆奇木也。公幹驅匠採伐，鞭撻過酷，及受代，具二大舟，一實烏文，雜以銀，一實咭陀器，雜以金。浮海歸，行來家百里，二舟俱沒。呂師造為池州刺史，剽竊公帑，侵漁百姓，厚載歸家，未幾延火，一家之物盡成煨燼。丁謂貶朱崖，至龍門彭婆店，遇盜盡失，所有所寶玉枕，後在潁陽富家盜所質也。豈非折當者乎。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所謂枉殺，不過有三：一者斷獄不明，忽至失錯，非枉殺乎？二者用藥誤謬，遽至不起，非枉殺乎？三者破胎損子，戕殺無辜，非枉殺乎？殺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禍，必有陰誅。昔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夢一囚曰：某不幸為祖翽枉殺，時曰：祖公明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某死雖非祖意，因其一疑，遂至移獄，竟以死論，究有所自，非翽而誰？某已訴於冥官，翽不久矣。月餘果卒，則斷獄可不以人命為重，而反復詳審乎？醫人劉太初為薛司法妻醫病，差誤而死，後數年，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稱薛司法妻，來求醫，劉偶不在，家人實告，劉婦在路，遇此婦，叙前病證，數劉用藥之誤，劉驚駭回家而死，然則用藥可不謹乎？顏娘子者，厭多子，自毒其胎者屢矣，乾道戊子，又

孕。復壽之血遂漏下。伏枕年餘。臨終。九數。小兒前後挽撮而死。然則胎可破乎。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財非已有。起心取之。即不義也。

失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

昔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雞鳴。鳴刀往殺之。道過一小菴。菴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也。見其前。往。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從之。或握刀。劔。勢甚兇惡。飯頃復回。則有金冠玉

珮之士。百餘隨之。或擊。或容。婉。色。意。甚安閑。翁意其死矣。天明往問。則固無恙。翁曰。今晨子何往。而回之速。自實遂言繆之負德。早將殺之。及至其門。自思彼實負吾妻。子何尤。且有老母。殺之何以。遂隱忍而歸。翁賀曰。子將有厚祿。神明已知之。子一念之惡。而兇神隨之。一念之善。而福神臨之。固知一念善惡。鬼神隨之。豈不然乎。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

老子曰。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初不甚遠。特在日用一念起處。有是不是爾。若能知此道理。常切點檢。則自全體是善。福德無有不增。災禍無有不轉者也。大抵人非善。

安能每事盡善。纔覺不善。即時改悔。佛至復行是也。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語善者。非禮不言也。樂道人之善。開發人之善心。諄諄勸人為善。敬誦此篇。皆是也。
視善者。非禮不視也。見善如己。有見惡如己病是也。行善者。足不踐非禮之地也。善已病是也。行善者。不作篇中之言。勤而行之。是也。
善人。天道祐之。福祿隨之。神靈衛之。必成也。諄惡視惡行惡者。諄言詭

